



刘涤宇 LIU Diyu

## 凸显日常

刘宇扬建筑师事务所五原路工作室的思考

**摘要** 文章对刘宇扬建筑师事务所五原路工作室改造项目与原建筑进行对比，认为改进建设计的关键在于从原建筑生硬的戏剧化追求转向对日常性的关注，并通过日常的陌生化、陌生事物的日常化及对比的手段使日常的特定要素得以凸显，通过与日常使用和感知联系密切的细部处理进一步强化其设计意图。

**关键词** 日常性；戏剧化；陌生化；凸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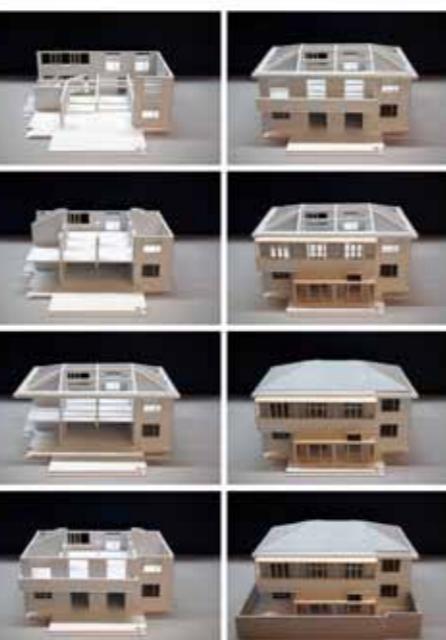
**ABSTRACT**

**KEY WORDS**

中图分类号：G116; TU-021; TU-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84X(2016)04-006-004



###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五原路工作室  
项目地点：上海市徐汇区  
项目类型：建筑及室内改造  
设计单位：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主持建筑师：刘宇扬  
项目团队：曹飞乐、王珂一、陈芸菲  
结构顾问：刘涛  
施工单位：上海卓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基地面积：355 m<sup>2</sup>  
建筑面积：400 m<sup>2</sup>  
设计时间：2014—2016 年  
施工时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结构性质：砖混，钢结构加固

### Project: Wuyuan Rd. Studio

Location: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Type: Building and interior renovation  
Architects: Atelier Liu Yuyang Architects  
Design principal: Liu Yuyang  
Design team: Cao Feile, Wang Keyi, Chan Wanfei  
Structure consultant: Liu Tao  
Contractor: Shanghai Zhuohao Construction Co., Ltd  
Site area: 355 m<sup>2</sup>  
Building area: 400 m<sup>2</sup>  
Design stage: 2014-2016  
Construction stage: 2014, 2015, 2016  
Building structure: partial concrete frames and load-bearing brick walls, with steel beam reinforcement

### 1 戏剧性或日常

刘宇扬建筑师事务所五原路工作室(以下简称“五原路工作室”)是一个旧建筑改造项目，原建筑建造于 20 世纪 90 年代，曾作为社区活动中心使用。原建筑形式带有那个年代的特征，最突出的就是外墙面使用劈离砖。劈离砖和宝石蓝色玻璃几乎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大量建造的一类建筑的标志。

原建筑的体量比周边社区的近代花园洋房要大，除了劈离砖的质感过分突兀外，建筑两层的高度和坡屋顶与社区其他建筑没有明显的不协调。建筑西北角外墙退后，形成一层梯形门廊空间和二层梯形露台，与角部的圆柱一起，试图塑造有雕塑感的体量。建筑南部挑出的阳台也是如此。总之，设计体现了建筑师希望通过体型戏剧性的变化获得建筑个性的意图。

原建筑为砖混结构，主体为矩形平面、两层、四开间，北侧面向院落入口附有单层的车库。主体为了留出入口处的梯形门廊和二层的梯形露台而调整了部分结构构件的位置。作为梯形斜边的这条斜线是原建筑平面最大的特点，也体现了原设计追求戏剧化的努力。

原建筑无论在体型上还是在平面上都体现了戏剧化的意图，但由于这些戏剧化的努力没有足够的依据，而且各部分的变化之间缺乏内在联系，因此原建筑的戏剧化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另外，劈离砖的尺寸和砖间宽大的缝隙既是这种材料的典型特征，又是这类建筑所关注的“细部”基本尺度的一种象征，这一切都使这类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另一种“日常”。这类建筑离今天不远，并在中国城乡各处大

量存在，也许未来我们会将已为数不多的这类建筑作为史料重新审视，但迄今为止，我们注意到的更多是它们设计上的不完善之处。

无论是建筑外观还是空间组织，改进建设计都抹去了原设计想表达的戏剧性变化的绝大部分内容，转而代之以与建筑建造、使用和感知相关的日常性内容。但这不是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直接复制，与日常生活没有任何距离的日常性会让使用者和体验者在漫不经心中错过很多与设计意图相关的细节，因此，建筑师使用了一些不无戏剧性成分的设计策略，使日常性的特定要素得以凸显，也就是说，日常性并非与戏剧性截然对立。<sup>[1]</sup>

与原建筑相比，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戏剧性，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日常。<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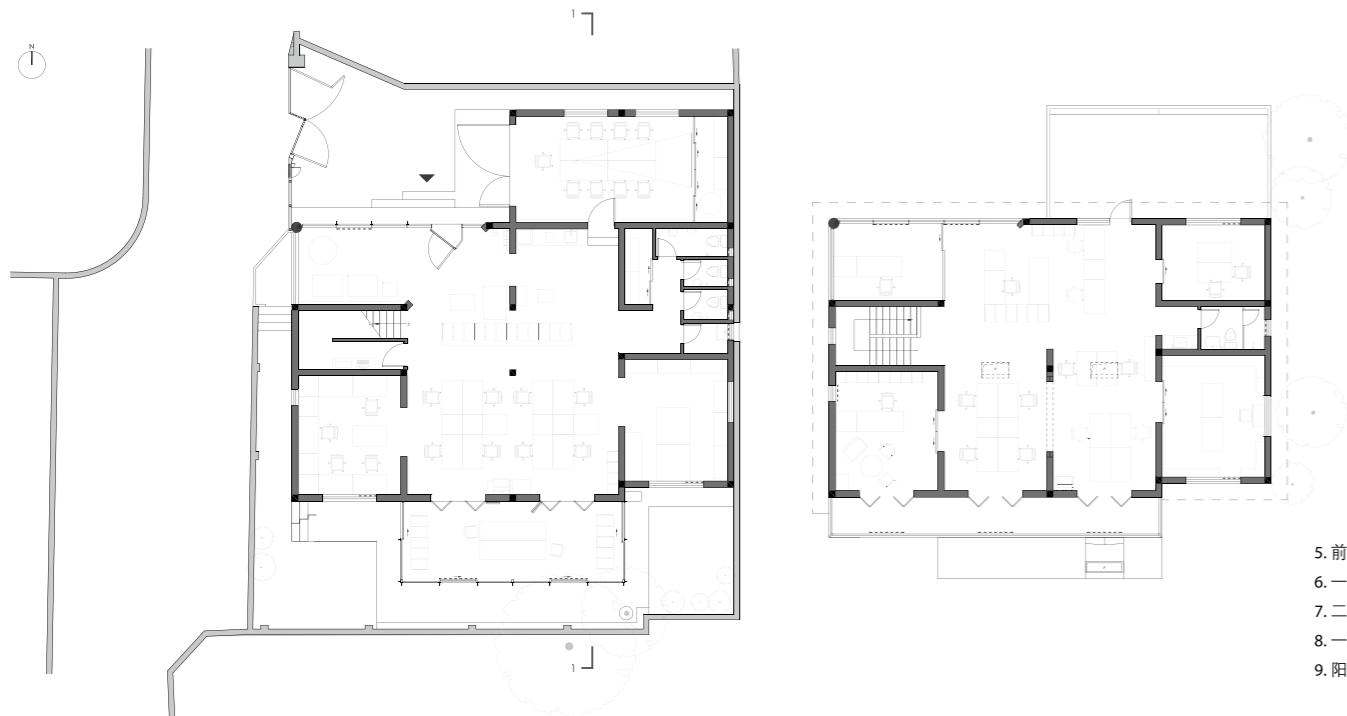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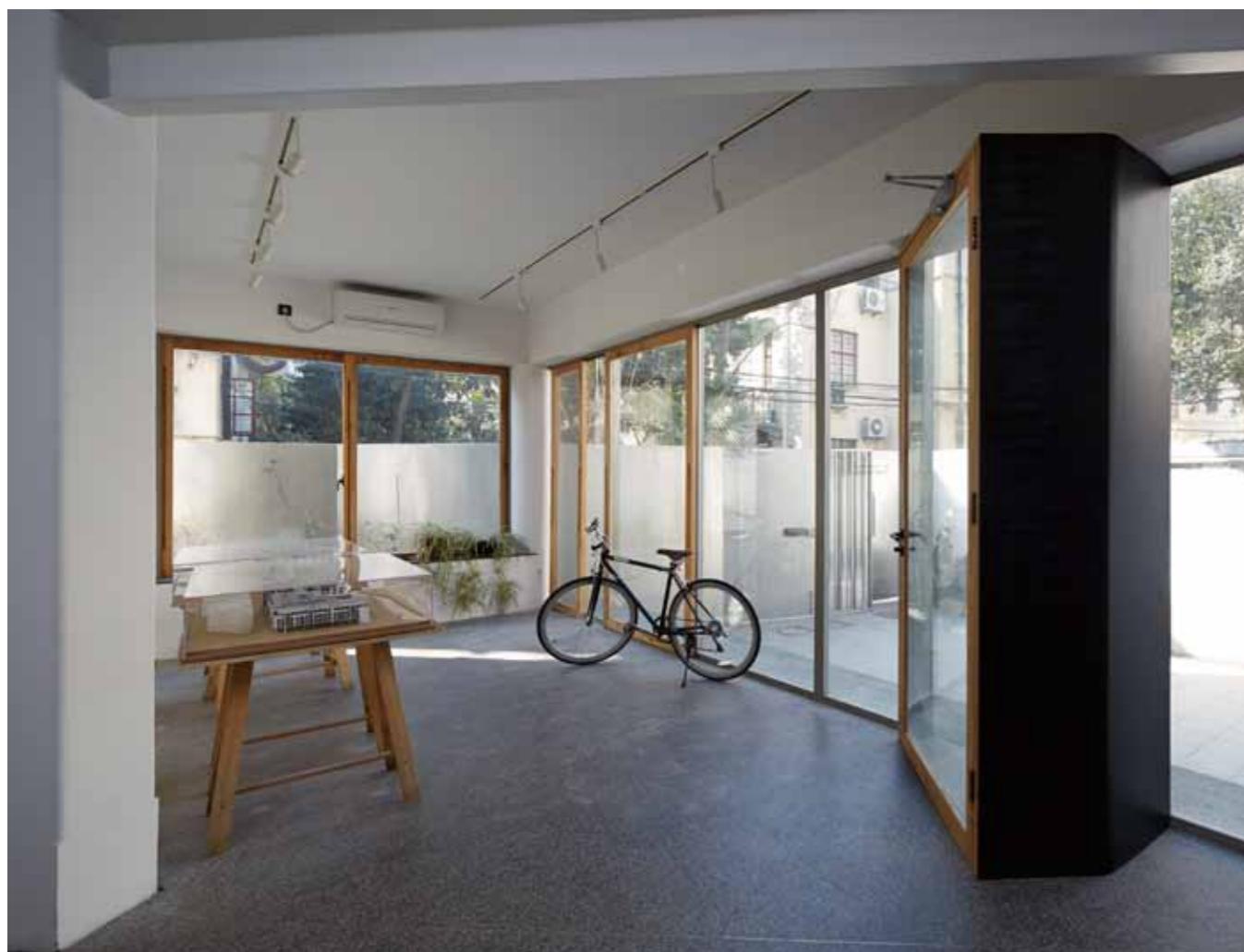
### 2 日常的陌生化——建筑外观改造

将改建后的外观与原建筑相比，可以发现：原有凹入的门廊和相应二层的梯形露台都被整合进室内空间，体量上的凹入不复存在，角上的圆柱只是原设计遗留下的难以觉察的痕迹；车库北立面的圆洞窗被更为常见的正方形窗取代；西侧与室内楼梯间位置对应的竖条窗不再延伸到一层休息平台以下；一些大小不一的外门窗的尺寸被统一。

从体型上看，改建后唯一显得比原建筑复杂的操作是将南向的大阳台和其下的空间处理为独立于原建筑体量的附加体量。然而，这一作用于背立面的操作，同时进一步减少了主体体量的凹入凸出的形式变化。

对原设计戏剧性表达的去除伴随着日常性的引





5. 前厅  
6. 一层平面图  
7. 二层平面图  
8. 一层及二层阳光房  
9. 阳光房  
  
5. Entrance lobby  
6. Ground-floor plan  
7. First-floor plan  
8. Ground- and first-floor solarium  
9. Solarium

入。改进建设的变化都与日常对建筑的建造、使用和感知有关。比如，除车库外，改进建设后主体部分的外门窗的钢框和木框两种窗框交错使用。这种做法并不常见，但细察便知，两者的使用位置有明显的规律性：所有固定扇的门窗都使用钢框，所有活动扇，包括推拉扇、开启扇和折叠扇都使用木框。这种做法可以用日常的功能性来解释，即开启扇与人的身体的日常接触远多于固定扇，使用季节温差变化更小的木材做门窗框，可以增加其在启闭过程中触觉的舒适性。

当然，改进建设并不仅仅指向日常性，而是通过陌生化的方式特别凸显日常性的处理。钢框正面薄而挺直，但却明显突出于玻璃，形成纵深感；木框的粗重尺度也超出材料性能要求的范围。这种夸大钢和木两种材料特性的做法，使来自日常性的窗框材料本身具有了超出日常性的效果。俄国戏剧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 (Viktor Shklovsky) 对“陌生化”概念的表述在此完全适用，“事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它，但对它视而不见”，所以“陌生化”是使事物摆脱因过分熟悉而导致视而不见的重要手段，“艺术的目的是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知之物……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

长。”<sup>[3]</sup>将日常性的要素以“陌生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其特征摆脱熟视无睹的状态而得以凸显，这是与原建筑的戏剧化努力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戏剧化表达方式。<sup>[4]</sup>

### 3 陌生事物的日常化——城市巷弄与建筑

如何将改进建设后的建筑与城市建立起恰如其分的关联，是五原路工作室改进建设中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位于上海近代花园洋房社区中的原建筑，入口面向一条巷弄。由现有各地块边界决定的巷弄空间形态，伴随着各种小转折。与建造地块相关的巷弄转折大约位于原有房屋北墙的位置，向西稍转出一条短短的斜线后恢复原来的走向。这是地块中唯一一处转折，却是整个巷弄中多处类似的转折之一。转折使附近的巷弄轮廓微呈“之”字形，而位于“之”字形节点处的工作室入口处在一种可以接纳城市巷弄空间的“准凹入”位置。这个位置对于五原路的人流来说，呈现出一种导入性和接纳性，而入口大门和围墙的改进建设对其作了强化。

建筑师曾经设想过一个方案，将地块转折处作为工作室室内空间的延伸，以透明玻璃作为斜线处的界

面，工作室与巷弄空间之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视线穿透，处在两个空间中的人可以看到彼此的活动。该方案由于居民的反对最终未实施，但它体现了建筑师试图将工作室与城市建立更加开放的空间关系的思路。建筑师也由此反思了专业人士和日常居民对于城市性、公众性及私密性的不同理解。实施方案的转折处围墙除底部保留有砌体材质的踢脚外，其余均采用与入口处相同的钢板材质，与入口一起形成一个与巷弄空间界面有明显关系的横向连续钢板材质带。转折处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微处理，比如，底部的砌体材质斜线直接与院落入口面所在的钢板交界成钝角，而上部的钢板却与之多出一条与入口面垂直的短边钢板过渡，这样，在砌体材料的顶部形成了一个微型的斜向凹入空间。这种斜向凹入空间以不同的尺度和不同的形态，又出现在院落入口和建筑主入口。

院落入口大门的斜向凹入空间直接与地块和北侧用地之间的一段倾斜的分界线有关，并以此确立空间的斜向角度，与前述巷弄空间转折处的斜线并无角度上的对应。但从巷弄界面来看，钢板材质带经过五次或钝角或斜向直角的转折，增强了连续性，强化了与巷弄界面上的转折处的呼应效果，倾斜角度的不同反



10. 二层天窗  
11.12. 二层空间  
10. First-floor skylight  
11.12. First-floor space



而显得不那么重要。而入口大门凹入处地面铺装与巷弄地面的明显差异，明确了凹入处的过渡空间特征。

入口的钢板连续带被凹入大门中的一部分竖向格栅界面打破，内部庭院因此与外部巷弄之间有了视线交流。钢板大门上所需安装的信箱、对讲机、门挡等构件，都经过精心设计，在发挥其功用的同时不破坏整个钢板界面的连续性。

进入大门后的小院落空间通过界面的改造和高程的连接，大大提高了空间的停留性和友好度。改造前院落空间正对车库的卷闸门界面，左侧为略呈斜线的围墙，右侧是建筑下方的门廊空间。门廊西侧的房间也许是后来加建的，它使门廊空间显得更加逼仄。原有院落仅仅是连接院落大门和建筑门廊空间的通过式空间，既缺乏必要的过渡特征也难以吸引人们在此停留。改造后，原有门廊空间被整合进室内，院落右侧邻接的部分由门廊变成了建筑主入口，车库也成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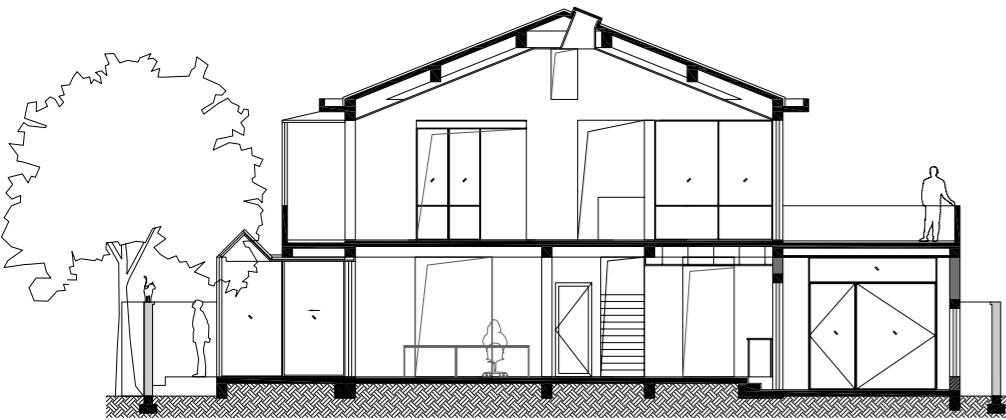
会议室。建筑主入口和会议室以玻璃为主要的开放界面面对庭院。面对主体建筑、会议室与庭院之间不同的高差，建筑师将台阶分解为一系列不同标高的形式要素的组合，加强了这三部分之间的空间连续感。会议室的玻璃门完全开启后可以与庭院融合为一个更加完整的空间。

主体建筑入口处也出现了一个单人尺度的斜向凹入空间，呼应巷弄界面和原房屋门廊斜边的角度，同时与院落入口大门小尺度的斜向凹入空间形成呼应，使从巷弄进入建筑主体的空间序列成为“巷弄—斜向凹入空间—院落大门—院落—台阶—斜向凹入空间—室内”。两处斜向凹入空间促使通过者不自觉地以自己的身体尺度度量从巷弄到建筑室内的空间尺度，使得建筑师设计的空间层次被通过者感知。建筑入口斜向凹入空间地面的水磨石材质，与室外台阶选用的水刷石形成对比，又与室内地面连续，这在院落入口的



13. 楼梯  
14. 图书室  
15. 剖面图1-1  
16. 折门  
17. 材料分析  
18. 厕所通风窗  
19. 五金配件

13. Staircase  
14. Library  
15. Section 1-1  
16. Folding door  
17. Diagram of materials  
18. Toilet ventilation window  
19. Ironmongeries



斜向凹入空间中也出现过。

在上述从城市巷弄到建筑主入口的各种处理策略中，钢板材质、斜向凹入空间和院落中的台阶处理都不是日常的做法，但多个斜向凹入空间的遥相呼应，以及空间与身体尺度的紧密互动，都使之与空间的日常生活建立了关联。这些努力可以概括为“陌生事物的日常化”。

#### 4 对比中凸显——内部空间组织

原有建筑除会议室外，其余的空间组织特征颇似四开间二层砖混结构被一条斜线扰动。原建筑因被分割为很多尺度相似但各自独立的小房间，使上述特征无法在实际空间体验中被感知。改进建设计对空间组织的改造弱化了原房屋中那条突出的斜线，大幅度强化了规整矩形空间的秩序感。

无论是一层还是二层，建筑师都有一个相似的处理原则，也就是将四开间的中间两开间的墙体削弱到结构要求的最低限度，使其带有贯通大空间的一些特点。其中，一层除了一根柱子、一小段墙和天花上的



开放和贯通程度有别的情况下，形态上的连续性仍然很强。三道横墙中，东西两道在形态上都可以理解为各自一侧封闭实体的一部分，中间一道则相对独立。建筑师可能意识到三道横墙的“八”字形顶部处理暗示了轴线和对称性，所以顶部向北的天窗不仅有接纳漫射光的功能，也有在视觉上打破对称性暗示的考虑。

当房屋间的尺度不再均质时，开放与封闭、通透与私密的对比使各自的空间特征得以凸显。当相似的要素并置却并不强求一致时，要素间相似中的微差得以凸显。

#### 5 神之所在——建筑细部处理

本文将细部说成“神之所在”，“神”既可以指“神在细部中”（God is in the detail）<sup>[5][6]</sup>所说的主宰秩序的造物主，也可以指中国成语“形神兼备”中的“神韵”（虽然这一解读有曲解名言之嫌）。五原路工作室的各种细部处理，在很大程度上既体现了理性的秩序感，也充满着感性的神采。

室内白色抹灰墙面的抹圆角令人印象深刻。抹圆角起到什么作用？这与圆角的尺度密切相关：较小的圆角更像是直角的一种处理方式，太大的圆角则凸显出墙的厚度感。与之相似的例子是维也纳分离派建筑师约瑟夫·霍夫曼（Joseph Hoffmann）认为，威尼斯总督府转角处细螺旋柱的作用是将邻接的两个面在视觉上分离，并减小墙体厚度的视觉感知，这成为霍夫曼1905年设计布鲁塞尔斯托克勒宫（Palais Stoclet）使用阳角处青铜接缝的灵感来源<sup>[6]</sup>。五原路工作室白色抹灰墙面的圆角使相邻两个面更加连续，这是它与威尼斯总督府或斯托克勒宫的角部处理所达到的效果的不同之处，而连续在3m之内明显可见的圆角效果，不但增加了墙面的光影细节，在减弱墙体的厚度感上

也与威尼斯总督府和斯托克勒宫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圆角严格限制在竖向使用，在横向位置，比如窗台，配合使用的是纤薄且稍伸出墙面的窗台板，加强了“薄”的效果。

水磨石楼地面边缘设置20mm宽、10mm深的凹缝与墙体区分开，一方面避免了材料交界处施工不可避免的相互干扰，另一方面这一可见的小尺度构造节点的暗示，使水平向的楼地面与垂直向的墙体在视觉感受上承担各自的角色。

卫生间的通气窗只有300mm见方，尺度较小，因而墙的厚度成为其启闭不方便的因素。建筑师将其上下墙体设计为斜面以扩大室内操作面积，下部的斜面按照人的胳膊的尺度，采用部分斜面的形式，形成了一个别致的建筑细部。

这些细部都与日常使用和感知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这些细部才使戏剧性不流于失当浮夸，才让日常性得以准确凸显。<sup>[7][8]</sup>

#### 6 结语

思考的准确表达有时难免需要引经据典，而对于建筑师来说，五原路工作室应该是一个单纯得多的建筑。它并没有更多超出其使用功能之外的意义，却对建筑的建造、使用和感知方面的问题做出了收敛而恰当的回应。正因如此，该建筑捕捉到了各种“日常性”，并恰如其分地将其凸显。

（摄影：图1，图3~图5，图8，图9，图14 加纳永一（Eiichi Kano）；图10，图12 茅书维（Herman Mao）；图2，图13，图16，图18，图19 车进；图11 陈颖）

#### 注释：

① 在建筑学学科领域，“God is in the detail”的格言因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而广为人知（见参考文献[5]），但在更早的时候，法国作家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和德国



艺术史学家阿比·瓦尔堡（Abe Warburg）都曾有过类似的表述。另有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来的表述相反但同样强调细部重要性的格言“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它也被广泛引用。参见维基百科条目：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 [2016-06-1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devil\\_is\\_in\\_the\\_detail](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devil_is_in_the_detail).

#### 参考文献：

- [1] 汪原.“日常生活批判”与当代建筑学[J].建筑学报, 2004(8): 18-20.
- [2] Richard Koeck. Cine-scapes: Cinematic Spaces in Architecture and Cities[M]. London: Routledge, 2012.
- [3]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M]//高建平, 丁国旗, 主编.西方文论经典(第五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 81-98.
- [4] Jean La Marche. The Familiar and Unfamiliar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Architecture[M].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 [5] Mies van de Rohe. On Restraint in Design[N].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28 June 1959.
- [6] 赛维.现代建筑语言[M].席云平, 王虹, 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139.
- [7] 弗兰姆普敦.建构文化研究[M].王骏阳, 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 [8] [西]阿尔伯托·埃波·巴埃萨.物化的理念:以诗论的文字谈论建筑[M].路璐, 周娴隽, 陈栋, 陈颖, 译.深圳:Oscar Riera Ojeda Publishers, 2015.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作者简介：刘涤宇，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6-05-15